

在中美严重僵持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主动打电话过来，

商定中美领导人下周在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会晤，从而使两国之间的严重僵局出现了松动。我方“应约”与美方通话，这当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谈判的格局和结果很多时候不是谈出来的，而要靠打出来。中国要想获得一个好的谈判结果，就必须不惧战，敢于坚持。

这一个多月中方毫不惧战的立场和表现是正确与恰当的，它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是压不垮的，如果美国向中国强加不公平的条件，它就必须准备迎接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与中国一起承受相应的损失。

在这一个多月里，美国社会反对继续升级贸易战的理性声音急剧上升，贸易战打下去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的迹象在更多显现，而美国大选的脚步又咚咚走

不惧打才有的谈，中国清醒而坚定

中国政治上高度团结，经济运行平稳。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人民币汇率的表

来，在给中国制造压力的同时，美国政府自身的压力同步上升。中美双方接下来越来越需要拼意志，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规律逐渐开始主导中美这场游戏。

贸易战不会把中美任何一方打散，但它会制造困难。美国的困难是它自找的，是狂妄自大导致的结果。中国的困难是国家前进路上无法绕开的一道坎，我们的宏观心理因应有着雄厚的道德资源。

美国越打越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要打这场贸易战，它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

中国越打战略理由越清晰充分：我们在为国家的完整和平等尊严而战，为捍卫中国继续发展、老百姓今后有机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权利而战。

可以预见，中美未来谈判不会一帆

风顺，当年朝鲜战争的后一多半时间就是边谈边打，艰苦的上甘岭战役是战争后期对谈判的强有力支持。从大概率上说，中美总是要继续做生意的，因此最终应该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没有熟透的果子，我们也不急于去摘，过程多曲折，我们都不怕承受。中国的这种意志必须

坚定不移。

过去一个多月的激烈交锋，还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美国清楚了中国不是好恐吓、好欺负的，这会对其挑战中国利益的种种冲动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可不是仅仅态度上的强硬，中国实力的强大以及对国家意志的支撑能力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得到验证。在美国气势汹汹的压力之下，中国做到了整体上的有条不紊。

现，它虽然出现下跌，但跌幅很有限。对比其他国家遭到美国制裁时货币汇率在很短时间里断崖式跌去50%甚至更多的情况，人民币迟迟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很快破7，证明了我们是充裕后劲开展对美战略博弈的国家。

中国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核心，这确保了我们在重大关头的战略定力。少数人难免怯懦，甚至被吓倒，投降主义很容易蔓延开来，那会使国家在节节后退中接受后患无穷的条件，并把对我们恣意妄为的权力交给美方。然而中国没有陷入那种局面，我们的集体意志坚强和持久。美国政府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全社会也看清了这一点。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众志成城，我们不变，对方就要变。我们一以贯之地往前走，胜利是我们唯一的彼岸。▲



中国不要重蹈日本曾经的覆辙

【日】大西广

现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还在进行中。日本过去也有过与美国贸易战的经历。比如，日本对美主要出口的商品是汽车，在1986年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汽车达到343万辆。这威胁到美国的汽车产业，美国因此发动“301条款”，对丰田的雷克萨斯等13种日本高级车型征收100%的关税。

然后，美国还迫使日本采取自主出口限制。本来约定只实施3年，但最终实施了长达13年之久。令我们日本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1980年代末，日本各个汽车公司在销售自家汽车的同时，还被强制要求推销美国的汽车，而且还必须将美国的汽车摆放在自家的汽车专卖店内！美国这个国家从来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为。日本自诩属于“西方”，且被驻日美军包围，所以对于美国这样蛮横无理的要求，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在对日本汽车业打压之后，美国开始将日本的高科技领域作为主要打压对象。1989年，美国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从超级电脑、人造卫星、木制产品扩大到对NEC、富士通等日本科技企业的打压。同时，美国还通过发生在IBM公司的产业间谍事件来逮捕日本日立公司的工作人员。此外，在这一时期，日美之间还发生了F-2战斗机研发事件和半导体开发纠纷事件，这其实与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最初研发F-2战斗机的时候，日本的计划是除了发动机以外的所有部分，都由本国自主研发。但是，当日本最后将技术向美国进行公开的时候，美国却没有对日本进行技术公开，由此使得日美共同研发变得极为不公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5年，日本防卫厅（现已升格为防卫省）与相关部门开始

探讨自主研发F-2战斗机的可行性。但是，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日本在1986年决定“与美国共同研发”F-2战斗机。这表面上看是在日美安保同盟之下，两国有必要明确双方拥有相互通用军事武器的重要原则。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为了打压日本军工科技产业发展的手段而已。

在日本“与美国共同研发”F-2战斗机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介绍。1989年2月，时任首相竹下登计划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政府确认美方所应提供的协助。但是，在竹下登抵达前夕，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参议院议

员通过联名的方式表示反对，担心美国的技术会泄露给日本。这就使得最终推迟1个月而签署的“日美共同开发意向书”中多了3条附加内容，即限制向日本提供美国F-16战斗机的源代码（注：日本F-2战斗机是在F-16战斗机基础上开发的）；在生产制造F-2战斗机的过程中，确保美国尽可能多地获得分工；设立条款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提供技术。

这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掌握的战斗机研发技术必须无条件地与美国分享，而美国的研发技术则可以放在“黑盒子”中，不必与日本分享。正因如此，在当时自民党内有不少声音批判这是“日美不平等条约”，但竹下登最终还是签字同意了。

除了F-2战斗机外，日本还曾尝试进行自主研发民用客机。很遗憾，在美国面前，日本民用客机技术的独立性也难以得到很好的维持。在不久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晋三首相表示要从美国购买100架以上的F-35战斗机，但对日本军工产业的支援则显得犹犹豫豫。实际上，日本军工产业对安倍首相的不满越来越大。

除了军工科技外，当时日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另一个

摩擦是半导体。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曾世界领先，销售额高达2兆日元（约合1300亿人民币），占据世界市场总销售额的五成以上。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提出“日本的半导体，对美国高科技产业、防卫产业的根基构成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等主张。这与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完全相同，就是拿“国家安全保障”说事儿。

由于美国没有传统的“产业政策”，所以就日本通商产业省为振兴各个行业所做的努力视为不正当竞争。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在干涉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种种要求，其根本目的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干涉。

1986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有利于本国半导体进出口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使得两国间的半导体摩擦宣告结束。然而，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并没有就此终结。1987年，美国以日本在第三方市场倾销为由，要求日本赔偿3亿美元，这相当于对日本制造的电脑、电视等加征100%的报复性关税。更为甚者，在1991年的日美新半导体协定中，明确写入美国的半导体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必须维持在20%以上，日本的半导体在美国不得超过20%的内容。

日本的半导体曾经领先世界，如今则一蹶不振。这其中，美国的打压是重要原因。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美国的打压都是非常不可理喻的，而这样不可理喻的目的正是“美国优先”。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在外交上依附美国的日本无力抵抗这样不可理喻的打压，所以毁掉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现在，我希望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不要成为美国蛮横无理的新牺牲品。▲（作者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本报编辑陈洋翻译）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大量美国企业目前对国际经济的忧虑情绪与日俱增，观望、甚至悲观情绪浓厚。美国企业，尤其是有海外业务的，担心高关税政策会打乱已有序运行的国际产业分工，贸易和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它们更担心成为其他国家报复特朗普政策的对象。一些美国企业，为了继续享受国际分工的红利，同时更加接近出口市场，有意将部分生产环节迁出美国，或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但又担心受到美国政府长臂管辖的海外“追杀”。

为了封堵企业为规避高关税而导致的贸易和投资转移，美国政府的确全面加强了长臂管辖的力度。这引发了市场过去美国长臂管辖执法的痛苦回忆。全世界已有数百家企业和

提振市场信心，中国大有可为

余翔

金融机构受过美国制裁。爱立信因帮助古巴维护机器设备被罚了170万美元，并需接受大规模合规审查；法国斯伦贝谢因向伊朗和苏丹提供油田技术被罚2.32亿美元；德国德意志银行因“2008年以前在美国参与了超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机活动，欺骗了美国消费者”，被美国司法部处以140亿美元罚款，而当时德意志银行的总市值仅为173.34亿美元。美国宣布对德意志银行进行巨额处罚当天，德意志银行市值就蒸发近20亿美元。

中国是受美国关税霸凌政策主要影响的国家。为提振市场信心，稳定投资和经营者恐慌情绪，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首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将改革承诺落到实处，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实行准入后国民待遇，公私营、内外资企业同待遇制度，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强迫技术转让，积极扩大进口。

其次，客观理性科学地评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对美国的不同利益群体采取差别性政策。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代表美国各界一致的对华态度，华盛顿部分官员对华的敌意覆

盖不了美国民间对华的友善部分，华盛顿对华不理智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转圜的可能，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调整的可能在上升。

第三，借鉴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国经验，适时推出中国自己的《阻断法》。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司法部调查国际油气卡特尔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政府就曾发布命令，禁止本国当事人提交文件。中国的《阻断法》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所有外资企业在华合法营商权益。

第四，提升中国的域外管辖能力。中国的法院应更积极参与到国际司法治理。中国参与国际司法治理的目的不是对外扩张司法管辖权，这与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权，推行“例外主义”，获取不正当国际利益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司法管辖权的野心，但是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最根本的，也是一项长期的举措：参与构建不经过美元的清算支付系统。华盛顿透支美元国际支付体系的信用，将其作为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的工具，已经引发国际社会普遍不满。目前在美元支付体系之外，不少国家都在积极组建自己的清算支付体系。2019年1月31日，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三国将联合建立与伊朗结算机制INSTEXAS。一旦建成，该系统对美元系统的冲击不可低估。

此外，随着新技术如数字货币等新货币形态及新的交易结算方式的兴起，美国已无法完全掌控国际资金流向相关信息，传统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态出现解构苗头。因此，推动参与构建不经过美元的清算支付系统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未来新的清算支付系统，可以是基于人民币的，也可以是基于欧元、日元的，还可以是基于数字货币等新兴媒介的，或者是上述多重形式的混合体。▲（作者是北京经济学者）

